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貟郭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丨丨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令内之丨丨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瀍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内

吕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寡人知終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 見上

女重 淮南子古者人醇工龐商樸｜｜注女重貞正無邪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婦人｜｜｜｜馬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

於男女之禮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闒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矣微而昭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矣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也女知莫如婦見上觀晉公子從者皆國相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

其骿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覊之妻言於負覊曰吾｜｜｜｜賢人也其｜｜｜｜｜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覊餽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亟索士慭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徹其環瑱至老不嫁

戰國東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椎玉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遺使者遺君王后玉連

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暴得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從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除肉刑

謹事漢王毋以老妾持二心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漢王長者也｜｜｜｜故｜｜｜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括不可使將 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望報乎

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不疑｜｜｜｜｜｜｜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從合浦

王章小女 見上

萬石嚴嫗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丨丨丨丨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見上

倢伃辭輦 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漢書外戚傳倢伃｜｜及｜｜｜｜｜｜｜｜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直前當熊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前馮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漢書敘傳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聆呱刻石 漢書敘傳妣｜｜而｜｜兮注應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

訓以臨民之政

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

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㜸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祖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㜸謹從其誨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曰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焉

焉敢忘挽鹿車

後漢書鮑宣妻傳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四行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有｜｜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静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曲從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爾而非猶宜順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矣

引刀趨機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對雞不餐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

以義相導

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曾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端操有蹤幽閑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母預兒事 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諸||後移居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作厚褥大被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倚井 吳志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丨大丨而謂策曰汝新造
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録功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
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追罵成濟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
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

曰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
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
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
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
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
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
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截髮

晉書
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
卒無以待賓其母乃丨丨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過所望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

｜｜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黄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夫人之｜｜夫人之｜云

三不舉子

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

使交結勝己

晉書陶侃母湛

氏傳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封鮓 見上

負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所授｜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就家立講堂 見上

隔絳紗幔受業 見上

宣文君 見上

生子皆以孔為名 宋書顧琛傳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焉

聰明有訓識 齊書虞玩之傳憲盧江人也以强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按憲何憲

教書學 齊書王融傳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融||

詣鄉里自賣 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老病篤趙|||||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

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相率採菱蓴　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於西湖｜｜｜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

女師　梁書太宗王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也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　梁書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閴

然如貧素者

智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陳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

竊待甚厚及世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母｜｜｜｜符栢谷之禮

女表　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

光益家道　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

有婦德　魏書陸琇傳琇字伯琳馛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

高明婦人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妻崔賾女｜｜｜｜生一子元顯

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魏書崔巨倫傳

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

首辭理可觀

非衣幍不見

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教勸諸子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誡之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産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揚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

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之少而使姨如是毋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内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嬃亦不過也

不以華飾為意 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内足於財｜｜｜｜｜｜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

肅若嚴君 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内外婦孫百口奉之｜｜｜｜家内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

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决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瀧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瀧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瀧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偪之紇徒潰敗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

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廵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廵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

為高州刺史仍敕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廻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勑委夫人招

慰亡叛夫人親戴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

隋書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户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

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内則墮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 見上

二客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

升堂乳姑 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

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堦下｜｜｜｜｜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

吾婦與子孫皆得如婦孝

歲寒松栢

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刧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冐刃立姑側為賊捽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然後知｜｜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青裙押佃

五代史楚世家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卒無留意

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

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

丨丨

拽虎尾　宋史童八娜傳虎銜其大母女手丨丨丨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

笑虞邱　劉向新序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持節行義　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

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不以私害公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門外車跡何深也

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

引咎感姑

常璩華陽國志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

患無

德義不患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

作粟粥待

劉義慶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頃之允至

月織絹一匹示

不忘本

趙璘因話録元佐貴為相其母每覯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掩錢

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塌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因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禄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覩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

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窗雜記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姨曰相國自貴耳｜｜有｜｜｜｜｜｜｜｜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僕射仲郢鎮鄴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窗下過名俾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以家財十萬緡免下戶之輸

何遂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斂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即請於縣乞｜｜｜｜｜｜以｜｜｜｜｜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輩運數日盡空

其庫藏者七間因而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録慶歴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相别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

廳事名曰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刺笄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

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丨丨之證與反斗之號

不避菹醢之誅 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丨丨丨丨丨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 見上

築女懷清臺 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丨丨丨丨丨

幽居守節 漢書五行志魯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曰為伯姬

如宋五年宋共公卒伯姬|||||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海曲呂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邪||有||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漆室女

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

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饜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明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丨丨丨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刦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丨丨

帷車以候讐家

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

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懐感憤乃潛備刀兵常丨丨丨丨丨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禄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行義桓嫠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丨丨丨丨縣邑有祀必膳焉

禮宗 後漢書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

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少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丨丨云

陰字未成　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

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來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懼有來者遂以布帶自縊左右覘之不為意比視已絶時人傷焉

代道持夜應對不失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糧貲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度道已遠乃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

魏志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丨兩丨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遁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丨丨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效死樓下

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丨丨於官前因自投丨丨

投梭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丨丨折其兩齒

發家僮令助戰貿環珮為軍資

晉書虞潭母孫氏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搆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

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率盡丨其丨丨丨隨潭丨丨丨其所服丨丨以丨丨丨

部曲先登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丨茂丨丨為丨丨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踰城突圍晉書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丨丨丨丨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

覆燭登梯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丨丨徐丨丨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

説垣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年既盛美自厲氷霜南史垣閎傳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閲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返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割髮毁面誓不更行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

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

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别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黄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悦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黄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哀哭慟絶｜｜｜｜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

貞義衛婦 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至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

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
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
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
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
題曰｜｜
｜｜之閭

時比秦嘉妻

魏書封卓妻劉女傳渤海封卓
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
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
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
｜人｜之
｜｜｜

割左耳

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
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
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
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
没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
所以抱怨於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
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繦褓
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歛房氏操

刀｜｜｜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魏書

貞孝女宗

盧元禮妻李氏傳｜｜｜｜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痛幾絶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絶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諭不觧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絶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

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淳風俗**表門閭比曹娥**魏書河東孝女姚氏傳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丨其丨丨丨之丨丨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拳不可開**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名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丨丨丨丨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崇義夫人**唐書薛仁杲傳仁杲已敗其將旁企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企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緣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於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丨丨丨丨**剔目示無宅**唐書房元

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誨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一｜｜元齡明｜｜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引刀斬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其｜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及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子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弁汙吾身即｜｜自｜其｜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傳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刄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熾炭其狀益顯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

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哉

食魚辱我不忘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姫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沉於西漢水而

没死有黄鳥鳴其巢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黄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三貞見上

執手自灘下出酈道元水經注張貟妻黄氏女也名帛貟乘船覆没求尸不得帛至没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貟｜｜｜｜｜｜

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悦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

投水不躍陶宗義輟耕録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汚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死寇曰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鈎倏其躍而舉之屍竟｜｜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捭之不去

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五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是

嚙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録越嵊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丨指丨丨丨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皷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陶宗儀輟耕録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丨丨丨丨丨丨未幾青死春慟垂絶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於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婦女部二

才藝

浩浩育育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能史書習事　漢書西域傳初楚主侍者馮嫽｜｜｜｜｜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

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錦車持節上見

漢書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就東觀踵成

子婦為撰集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丨丨丁氏丨丨丨丨之又作大家讃焉

作大家讃上見

作申情賦後漢書袁隗妻傳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丨丨丨丨云

女

尚書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帝常游燕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女博士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耶

具數十人饌不聞人聲 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內宰豬羊｜｜｜｜之｜甚精辨而｜｜｜｜

雅人深致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未若柳絮因風起 見上

為小郎解圍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凝之弟獻之

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别榻道韞｜｜｜｜｜｜｜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使人心形俱服上見林下風氣上見清心玉映上見

獻椒花頌晉書劉臻妻陳氏傳嘗正旦｜｜｜｜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焕摽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織錦為迴

文旋圖詩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

韓公晉書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詞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

僕射閣筆梁書劉孝綽傳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於是||

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左射右射必疊
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雙　魏書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殭盛殘掠生民前
刺史薛道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摽軍
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婦女尚如此
男子那　當興我家　魏書李彪傳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
可逢　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
親曰此||||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
名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嘗教帝妹書誦授經史
潘將軍　魏書楊大眼傳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
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
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
諸僚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也　升座講
老子　北史盧道虔傳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
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高||||道

虔從弟元明隅紗帷以聽焉

學士先生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名若華父庭芬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概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為｜｜｜｜

著女論語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

曹大家東征之流 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傳父克己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說叙亡父疇昔之事并為庭瑜申理乃録南征賦寄說說歎曰｜｜｜｜｜｜｜也

衆篇並

作采麗益新　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而｜｜｜｜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擬離騷為小山篇　唐書太宗徐賢妃傳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曰仰幽巖而流盻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

敎妾騎射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太祖正室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畧頗習兵機常｜其侍｜｜｜以佐太祖

織薄為屋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

女秀才　遼史邢簡妻陳氏傳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名之

氊為甲裳為旗

金史阿鄰妻沙里質傳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抄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丨丨丨以丨丨丨丨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

率命婦自為一軍

金史完顏仲德妻傳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丨諸丨丨丨丨丨丨丨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

五言數家婦人居二

鍾嶸詩品漢為丨丨者不過丨丨而丨丨丨丨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老嫗吹篪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時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丨

｜｜女太史崔鴻後趙録敎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書北山移文馮贄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鑾十歲忽｜｜｜｜｜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女相如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也

不櫛進士劉訥言諧噱録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女學士馬令南唐書儒者傳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越聞而慕焉徃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詠燭張邦基墨莊漫録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内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緑

倚欄露泣海棠紅 書大雅吟 姚寛西溪叢話衛夫人名
或云便是｜｜者 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
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
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歳巳有書
意夫人｜｜｜ 誦秋水篇 張端義貴耳録真宗宴近臣語
｜｜賜之 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緑衣
翠鬟小女僮也能｜ 能温酒 陶宗儀輟耕録宋季參政
｜｜｜聞者駭異 相公鉉翁于杭將求一容
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
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
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畧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
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
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巳
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
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
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

矣

女工

女事無文章管子丨丨丨丨丨國之富也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丨丨丨丨丨丨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於勝事管子某鄉女丨丨者終歲積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之　脩絲麻

梱布絹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丨丨丨丨丨以為民衣　牽挺列子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丨丨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　抑黒質揚赤文淮南子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奇彩丨丨丨

丨丨丨禹湯之智不能逮社而賦事烝而獻功國語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丨丨丨丨丨丨丨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何愛餘明照四壁者戰國策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丨丨於丨丨之丨丨丨丨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秫縫戰國策黑齒雕題鯷冠丨丨大吳之國也注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一月得四十五日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丨丨丨丨丨丨注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

十五手迹整理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晚寢早作勿憚夙
日也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
｜｜是謂蘊習酒食魏書崔浩傳浩著食經序曰余自
執勤也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
婦功無不｜｜｜｜朝夕養舅姑四時
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習黹繡元史刑法志諸
匠戶子女使男習
工事女｜｜｜擊絮越絕書子胥至溧陽界中見一
女子｜｜於瀨水之中子胥曰
豈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
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
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
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飾微治細桓寬鹽鐵論婦女
｜｜｜｜以成文
章極技盡巧則
絲布不足衣也難成易弊桓寬鹽鐵論女紅｜｜而
｜｜車器難就而易敗間績劉向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
重千金然以之｜｜曾不如瓦塼多態焦氏易林
織縷未就

針丨丨折不復女工亂我政事
手狎　王克論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
刺繡師　王克論衡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丨丨丨丨之丨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丨丨也
不能織錦
手引成錦　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丨丨而結之則丨丨文丨丨
鍼神　王嘉拾遺記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丨丨丨也
機絕鍼絕絲絕　王嘉拾遺記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丨丨丨丨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

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丨丨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緯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凉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凉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丨丨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

吳有三絕見上

一尺絹繡法華經七卷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丨丨丨上丨丨丨丨丨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

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

作飛僊蓋見上

容貌

毛嬙西施管子｜｜｜｜天下之美人也

小腰管子夫楚王好｜｜而美人省食

細腰尹文子楚莊愛｜｜一國皆有饑色

黄公二女尹文子齊有｜｜者好謙卑有｜｜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恃昌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黄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

國色見上

娥媌靡曼列子簡鄭衛之處子｜｜｜｜是爭禮之亦國色也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嫪婧**列子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丨丨者以盈之披穆公孫穆**娥姣**列子鄉有處子之丨丨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已**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丨丨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矉**見上**曼理皓齒**韓非子丨丨丨丨丨說情而損精**閭娵莫媒**荀子丨丨子奢丨之丨也嫫母刁父是之喜也**惡者之孼**荀子語曰好女之色丨丨丨丨也**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丨丨煙視媚行**煙視媚行**見上**玉女**呂氏春秋身好丨丨注玉女美女也**靨輔**淮南子丨丨在頰則好在顙則醜注靨輔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以槃故醜**繪為篡繹**淮南子室有美容丨丨之丨丨

不待脂粉芳澤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娥嬴揚子｜｜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嬴

娃婧寃豔揚子｜｜｜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寃

女三為粲國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華落愛渝戰國策以色交者｜｜｜而｜｜｜

粉白墨黑戰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褏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

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丨丨丨丨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注墨黑謂髮也 非

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見上

天下莫若是兩人 見上

南之威 戰國策晉文公得丨丨丨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白台閭須 戰國

策左丨丨而右丨丨南威之美也注皆美人

犀角偃月 戰國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謡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絶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丨丨丨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

眉目准頞權衡 見上

尹邢 史記外戚世家丨夫人與丨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見上

低頭俛泣自痛不如

見上

隨俗雅化 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曼姬 史記司馬相如傳鄭女｜｜注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宜笑 史記司馬相如傳皓齒粲爛｜｜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衆嫭 漢書禮樂志｜｜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

華色 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不問｜｜所以助德理內也

相態㠯麗佳 漢書揚雄傳閨中容競淖約兮｜｜｜｜｜

絕世獨立 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合法相 後漢書后妃傳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妙婧纖腰後漢書張衡傳舒｜｜｜之｜｜姣麗以｜兮揚雜錯之袿徽

嫮眼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兮增｜｜而蛾眉

弱腕素肘後漢書邊讓傳携西子之｜｜援毛嬙之｜｜

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大橋小橋吳志周瑜傳孫策欲取荆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瑜納｜｜

腰圍尺六梁書羊侃傳儛人張淨琬｜｜｜一｜｜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紅

白爪陳書高祖章皇后傳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宮中

遥望飄若神仙陳書張貴妃傳論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髮長

七尺其光可鑒見上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見上少

盛如花魏書北海王詳傳詳之初禁也乃以烝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奇色魏書邢巒傳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明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也暉大

悅手甚纖柔北齊書盧文偉傳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按宗道文偉孫

花見羞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淑妃王氏有美色

赤烏氏美人之地穆天子傳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號|||嬖人曰|||||||也寶玉之所在也

鄭旦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邱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玉膚柔軟吹氣勝蘭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

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要歛從容 桓寛鹽鐵論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要｜｜｜｜傅白黛青者衆

畫眉之妾五七卷鬢之女二八 黄憲天禄閣外史寡人雖有｜｜｜｜｜｜｜｜｜｜｜｜｜亦無以為也

粲姬 黄憲天禄閣外史王之宮｜｜盆幕融如陽春

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葛洪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姣好 見上

體輕氣馥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瑠珉之膏

飴以丹泉之粟

動心驚䰟 王嘉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丨丨丨丨謂之神人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 王嘉拾遺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玉人齊潤 王嘉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丨丨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丨丨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后嘗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繫懷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

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愁容尚能感人況在歡樂王嘉
甘后為神智婦人焉拾遺
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儁江東絕色
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
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
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嗟曰此神
女也｜｜｜｜｜｜｜｜｜髮委藉地劉義慶世說
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桓宣武平蜀
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
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膚色玉曜不
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膚色玉曜見欲求
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慙而退上
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段成式酉陽雜俎
妬婦津相傳言晉
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
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

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

肌香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

紅芙蓉

蘇鶚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淛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治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

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丨丨丨

解語花 王仁裕開天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貴妃宴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丨丨丨耶

烏爪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丨丨玉貌宛然神仙

似花蘂之翾輕 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丨丨丨丨丨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糚飾

簪珥辟千金 管子丨丨而丨丨者瑹琳琅玕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

美珥 韓非子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

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於王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粉題揚子||兩須不可忍瞻也

華丹亂窈窕揚子女惡||之|||也

女為悅已者容戰國策士為知已者死|||||注脩其容色

玉聲璆然史記孔子世家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

宛珠簪傅璣珥史記李斯傳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之|||之|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揚袘蜚纖史記司馬相如傳||卹削||垂髾注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纖音芟騆槩郭璞曰纖袿衣飾

閻易戌削媥姺徶循史記司馬相如傳𥜒獨𧜉之褕袘眇|||以|

｜｜｜｜｜與世殊服注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曰㛹姺徽褵衣服婆娑貌

俠嘉夜 漢書禮樂志｜｜｜茝蘭芳注如淳曰嘉夜芳草也

跕躧 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惡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注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根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小履 見上

綢繆 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姿之義也注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張京兆眉嫵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珍髢 漢書揚雄傳資娵娃之｜｜兮鬻九戎而索賴

四起大髻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注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

缺補之如栗

步搖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又賜馮貴人玉赤綬以未有ㄧㄧ環珮加賜各一具注釋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愁眉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ㄧㄧ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

啼粧 見上

墮馬髻 見上

折要步 見上

齲齒笑 見上

漆畫五采為系 後漢書五行志延熹中婦女始嫁至作ㄧㄧㄧㄧㄧ

瑇瑁擿 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像翦氂蔮簪珥耳璫垂珠簪以ㄧㄧ為ㄧ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按蔮國幗也結髻也解見史記注及三

國志注 華勝見上 蔮結見上 六獸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丨丨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一爵九華見上 高髻廣眉大袖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丨丨四方高一尺城中好丨丨四方且半額城中好丨丨四方全匹帛 假紒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今送光烈皇后丨丨帛巾各一注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康成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条紒即髻也 隱居服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

嫁始吕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髙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吕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丨丨之丨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隠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椎髻 見上

屈紒 後漢書東夷傳倭女人被髮丨丨

巾幗 晉書宣帝紀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丨丨婦人之飾

雀釵 晉書元帝紀將拜貴人有司請市丨丨帝以煩費不許

五兵佩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丨丨丨

擷子紒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丨丨丨

緩鬢傾髻 晉書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丨丨丨丨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

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假髻**見上　**狀如天師**晉書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紫綸巾熟錦袴**晉書石季龍載記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　**金銀鏤帶五文織鞾**見上　**飛天紒**宋書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　**五條五辮**宋書王敬弘傳左右嘗使二老婢戴｜｜｜｜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　**虎魄釧**齊書東昏侯紀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一隻直百七十萬　**金釵鑷**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錦裙襦**陳書殷不害傳簡文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丨丨丨氊席被褥單複畢備

玉鳳凰南史齊南康王子琳傳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丨丨丨荀時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

冠帽而著小襦襖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丨丨丨丨丨丨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

夾領小袖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丨丨丨丨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

玉車鈿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獵於營南千水中得丨丨丨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髻如飛烏北齊書幼主紀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丨丨丨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内為之珠松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襴大衣蓋被於四遠嫁服也謂之褘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摇俗謂之丨丨是也簪珥花嚴隋書后妃傳叙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丨丨丨丨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糚點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勅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丨丨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裙上有五色雲起舊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衣箱中丨丨丨丨丨丨令畫工圖之以示百寮乃大赦天下線韡舊唐書輿服志武德來婦人着履規制亦重又有丨丨脂粉資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丨丨之丨五家合隊照映

如百花煥發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宫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連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

靚粧見上

通裙舊唐書南平獠傳人竝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欄男子左袒露髮徒跣婦人橫巾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為丨丨

丨平脫金泥刺繡唐書肅宗紀禁珠玉寶鈿丨丨丨丨丨丨

兩博鬢唐書車服志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丨丨丨

寶鈿花釵唐書車服志內外命婦鬢飾丨丨丨丨

線鞵唐書車服志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鞾開元中初有丨丨侍兒則著履

險粧唐書車服志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禁高髻丨丨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兜籠唐書車服

志巴蜀婦人出入有||

因髻唐書五行志僖宗時内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抛家髻

抛家髻見上

脂盠粧具唐書李德裕傳詔浙西上||||

醉粧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鬟然更施朱粉號||||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

衣服畫雲霞見上

趕上裙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妃繫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粉點眼角名淚粧剃削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名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或曰鵓角

不走落見上

快上馬見上

淚粧見上

鵓角見上

魚媚子宋史五行志淳化三年京師里巷婦人競剪黑光紙團靨又裝

縷魚腮中骨號丨丨丨以飾面

九暈 宋史輿服志妃冠飾以丨丨四鳳

白角冠梳 宋史輿服志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丨丨丨丨人爭做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遂禁止之

內樣 見上

珠璣帕首 宋史章獻劉皇后傳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鬃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丨丨丨丨

綠韡 金史儀衛志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幞頭緇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紗帽紫四楑衫束帶丨丨

白燕昇天 郭憲洞冥記岈嵲細棗出岈嵲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馵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

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飛｜｜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著面柔滑 劉熙釋名脂砥也｜｜｜｜如砥石也

脂和塗面 劉熙釋名胡粉胡餬也｜｜以｜｜也

畫代眉 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香澤 劉熙釋名｜｜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

注面 劉熙釋名以丹｜｜曰勺勺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䞓粉 劉熙釋名｜｜䞓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上也

太華髻 班固武帝內傳王母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戴太真晨纓之冠履元璚鳳文之舄

三角髻 班固武帝內傳上元夫人頭作｜｜｜餘髮散垂至腰

同心七寶 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

丨丨丨**龍鸞** 王嘉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丨丨丨之敘帝曰丨敘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

指環挂榴枝上因其處起臺 王嘉拾遺記吳主潘夫人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丨丨即丨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

丹脂點頰 王嘉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褲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姸諸嬖人欲邀寵皆以丨丨丨丨而後進幸

倒龍 王嘉拾遺記石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丨丨之佩縈金為鳳

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

江州墮林粉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犍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渡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ㄧㄧㄧㄧ也

戴鬢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ㄧ之頭ㄧ

翠眉驚鶴髻　崔豹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ㄧㄧㄧㄧ

蟠龍　崔豹古今注ㄧㄧ釵梁冀婦所制

盤桓　崔豹古今注長安婦人好為ㄧㄧ髻到於今其法不絕

蟬鬢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ㄧㄧ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紫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ㄧㄧ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

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香粉 賈思勰齊民要術作丨丨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

花釵禮衣 唐六典鈿釵禮衣外命婦朝參辭見及昏會則服之凡昏嫁丨丨丨丨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釵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

冪䍦

帷帽 劉肅大唐新語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丨丨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丨丨施裙到頸為淺露

銀泥 李肇國史補韋太尉皐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丨丨衣給其女氏

梅花滿面 韓鄂歲華紀麗飲竹葉之一觴粧丨丨之丨丨

星靨 段公路北戶錄余訪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丨丨其來尚矣

山花為粉 段公路北戶錄丨丨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丨臙脂丨或持染絹帛

其紅不下紅藍

辟寒鈿 段成式酉陽雜俎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黄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那得帝王憐

以髮相纏 段成式髻鬟品髻始自燧人氏｜｜｜｜而無繫縛

參鸞 段成式髻鬟品秦始皇有望僊髻｜｜｜髻凌雲髻

迎春垂雲 段成式髻鬟品漢有｜｜｜髻｜｜｜髻

飛仙九環 段成式髻鬟品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髻｜｜髻

百合同心 段成式髻鬟品漢元帝宮中有｜｜｜｜分髾髻｜｜｜｜髻

百花 段成式髻鬟品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髻

九貞 段成式髻鬟品隋文宮有｜｜髻

歸順 段成式髻鬟品貞元中有｜｜髻又有鬧掃粧髻

螺子黛 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

日給｜｜｜五斛出波斯國

潤毛玉撥 馮贄南部煙花記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之｜｜不用蘭膏而鬢髮鮮潤

北苑粧 馮贄南部煙花記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别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粧以此花餅施於鬢上時號｜｜｜

龍角 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不盈一握 蘇鶚杜陽雜編元載龍姬薛瑤英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上有字曰玉兒 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

言於左右泊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
遂以實語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　烏蠻
髻　袁郊甘澤謠紅綫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　翡翠指
｜｜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
環　張泌粧樓記何充妓於後閣以｜｜｜｜換刺繡筆
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
急以蜻蜓　痕映青編　張泌粧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
帽瞻之　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
並｜｜於　六英　張泌粧樓記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
｜｜　此董子思飲舀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
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寶釵祝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
而盡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　曉霞粧　張泌粧樓記夜來
使其婦送｜｜｜｜以助粧飾　初入魏宮一夕文
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
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

丨丨桂張泌粧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丨丨丨則

紅膏

水洗色不退

迎唐八鬟宇文氏粧臺記煬帝令宮人梳丨丨丨丨髻

點脣宇文氏粧臺記唐末丨丨有臙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巧恪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朝天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丨丨

蘇幕遮王延德高昌行紀婦人戴油帽謂之丨丨丨

飛雲丹馬縞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丨丨丨

金泥飛頭鞋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朶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

奉聖馬縞中華古今注漢高祖令宮人梳丨丨髻

歸真子鞍丨丨丨丨

馬縞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髻

朝雲近香

馬縞中華古今注隋大業中令宮中梳｜｜｜｜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

佛粧

莊綽雞肋編燕地其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苦蔞塗面謂之｜｜但皆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條脫

吳曾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今釧

紅錦靿鞾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也

珠瓏璁

范成大攬轡錄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甚少多綰髻貴人家即｜｜｜｜冒之謂之方髻

高髻纖裳首翹鬢朶

陸游南唐書后妃傳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綵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

后寵嬖專房創為丨丨丨丨及丨丨丨丨之粧人皆效之

一年景 陸游老學菴筆記靖康初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丨丨丨丨

錯倒底 陸游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丨丨丨

蝶粉蠭黃 王楙野客叢書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丨丨丨丨都褪却注蝶粉蠭黃唐人宮粧

纖弓 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貌之姝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百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

也亦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縞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靈蛇 伊世珍瑯嬛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玉香獨見 伊世珍瑯嬛記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鞋

流蘇 伊世珍瑯嬛記輕雲鬒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

絲效其制亦自可觀

神粧 采蘭雜志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賛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粧求每件呼之人謂之||

蠱惑

婦言人事 管子||||則賞罰不信

食意 管子主德不立則婦人能|其|

喜宮 管子公||||而姤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

自媒 管子||之女醜而不信

桀愛女華 管子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

婦人為制 晏子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令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也

悔泣 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其|也

說情 韓非

子曼理皓齒||而損精

劓美人

韓非子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强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

女戎

國語夫有男戎必有||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

前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

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廷避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丨所得丨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注幸姬也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皆以宮人言之

女口 漢書五行志齊桓好色聽丨丨以妾爲妻適庶數更

晨婦 漢書外戚傳悲丨丨之作戒兮哀寵閻之爲鄭

淄蠹 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丨丨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諭傾敗也

抵破書案 後漢書劉元傳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丨丨丨丨

善爲妖態 後漢書梁冀傳壽色美而丨丨丨丨作愁眉嗁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以爲媚按壽冀妻孫壽

窈窕作態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密盜奇香 晉書賈充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按壽韓壽

置妃膝上共決 陳書張貴妃傳論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張貴｜於｜｜｜｜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

步步生蓮花 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也

每欲見妓恆因稷請奏 南史柳世隆傳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按惔世隆次子

恩情即歇

病亦除差南史劉瑱傳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

旁無姻妾魏書長孫稚傳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妬忌防限稚雅相愛敬||||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

以手拊胃北齊書王晞傳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而退帝聞之笑按北史作撩胃

續命北史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更殺一圍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

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帝從其言

粉鏡自玩 北史馮淑妃傳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戎淑妃方以｜｜｜｜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

蕩情帷簿 舊唐書高宗紀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肩暍既｜｜於｜｜遂忽怠於基扃

引刀剪髮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一繚附獻明皇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

回心院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

乞署此為｜｜｜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破古 逸周書美男破老美女｜｜

斲名苕華之玉 沈約竹書紀年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其｜於｜｜｜｜

桀媚末喜於膝上 郭憲洞冥記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蟡遊於路董謁曰昔｜｜｜｜｜｜｜以金簪貫玉蟡腹為戲今蟡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東平歌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之｜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至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忍冷 魏泰東軒筆錄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

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而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

動植部一

鳥

起北意南起南意北管子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丨於丨丨丨而至於南丨於丨丨丨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還山集谷見上

前德義後日昌管子夫鳳凰之文丨丨丨丨丨

春北秋南管子今夫鴻鵠丨丨而丨丨而不失其時夫惟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

有

羽翼以通其意見上鵞鶩管子ㄧㄧ之舍近鵾鷄鵠鵃之通遠鵾鷄鵠鵃見上

翡燕小鳥管子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ㄧㄧㄧㄧ皆歸之

鳥飛而上子華子ㄧㄧㄧㄧ魚動而下物類相同感本相應咸以為真鳳凰尹文

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

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ㄧㄧㄧㄧㄧ

ㄧ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有必飛之備商子

黃鵠之飛日行千里ㄧㄧㄧㄧㄧ也布穀久復為鷂列子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ㄧㄧㄧㄧㄧ

ㄧ也視而生列子河澤之鳥ㄧㄧㄧ曰鶂舞而不下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

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也注住當作數

漚鳥見上

木鷄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鷄德全見上

大禹見伯益名夷堅志列子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行而｜之｜｜知而｜之｜｜聞而｜之

六月息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者也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見上

培風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丨丨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圖南見上

鷽鳩笑見上

飛搶榆枋見上

絕雲氣負青天莊子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丨丨丨丨丨丨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翱翔蓬蒿見上

鷦鷯一枝莊子丨丨巢于深林不過丨丨

鷇音莊子其以為異于丨丨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莊子澤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畜樊中見上

鶂白烏黑莊子丨丨不日浴而丨丨不日黔而丨

伏鵠卵莊子越鷄不能丨丨丨魯鷄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雞

才見上

晝不見邱山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丨出瞋目而丨丨丨丨言殊性也

白鶂相視風化莊子夫丨丨之丨丨眸子不運而丨丨

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鼠嚇見上

奏九韶具太牢莊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丨丨丨以為樂丨丨丨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

已養養鳥見上

鴈不能鳴莊子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丨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丨丨丨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意怠莊子東海有鳥焉名曰丨丨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見上

鶢鶋社稷丨丨莊子鳥莫知於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丨丨存焉爾

畏人而襲諸人間見上

雕陵異鵲莊子莊周遊乎丨丨之樊覩一丨丨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

鶡火之禽鶡冠子鳳凰者丨丨丨陽之精也

陽精見上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鶡冠子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丨丨丨丨丨丨

司夜韓非子使雞丨丨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翢見上

翢翢韓非子鳥有丨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乃無事

蒙

鳩荀子南方有鳥焉名曰｜｜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注蒙鳩鷦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

桑飛見上

蔑雀見上

烟海荀子飛鳥梟鴈若｜｜

翼若干聲若簫荀子詩曰鳳凰秋秋其｜｜｜其｜｜｜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秋秋見上

樂帝之心見上

至日祀高禖呂氏春秋仲春之月元鳥至｜之｜以太牢｜於｜｜｜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高禖之前

鷹化為鳩呂氏春秋仲春之月｜｜｜｜注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

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呂氏春秋季春之月｜｜｜｜其｜｜｜｜於｜注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鵖鴔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勝降於桑也

覆以

玉筐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丨丨丨丨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鳴若

謚隘 見上

北飛不反 見上

祭鳥 呂氏春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丨丨始用行戮

養羞 呂氏春秋候雁來元鳥歸羣鳥丨丨

入水為蜃 呂氏春秋雉大丨丨丨

北翼 呂氏春秋丨丨之鳥死乎木

去駭 呂氏春秋凡鳥之舉丨丨從不駭

所求者瓦之間隙

屋之翳蔚 呂氏春秋令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排

虛 淮南子鳥丨丨而飛

啞啞唶唶 淮南子夫烏之丨丨鵲之丨丨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黃口 淮南子曰夏至鷙鳥不搏丨丨

為帝候歲 淮南子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丨丨丨

｜注雄鳩布穀**燕鴈代飛**淮南子土龍致雨｜｜｜｜**八竅卵生**淮南子齕吞者｜｜而｜｜｜注魚鳥之屬**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淮南子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當此之時鴻鵠鶬鸖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注喙江裔**見上**踆烏**淮南子日中有｜｜

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注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天將陰雨則鳴**知風**見上**德彌精所至彌近**淮南子昔者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鶴知**

夜半淮南子雞知將旦｜｜｜｜鶴壽千歲淮南子｜｜｜｜以極其游河伯不潮淮南子鳥有沸波者｜｜為之｜｜畏其誠也巢扶枝淮南子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大人過之則探㲉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升自深澤揚子鳴鶴｜｜｜｜階天不恁慘於冰揚子鴟鴞｜｜｜｜翼彼南風內懷其乘飛肉揚子明珠彈于｜｜其得不復鴻漸猶水揚子或問｜｜｜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乎山雌意得揚子｜｜之肥其｜｜乎鴻飛冥冥揚子｜｜｜｜弋人何簒焉注簒或為篡誤也逆取曰簒食潔揚子鷦明遴集｜其｜者矣歸肆揚子朱鳥翾翾｜其｜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注朱鳥雁別名也肆海肆也朱鳥見上六翮揚子鷦明沖天不在｜｜乎

晨雊 揚子吾見元駒之步雉之||也

卵毈 揚子鳩之不才其||矣

鸊鴟 揚子雞陳楚宋魏之間謂之||

結誥 揚子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

擊穀布穀 見上

定甲 揚子鶡鴠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或謂之獨舂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鴠鴠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鶡鴠

鶝鴀 揚子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

鴚䳘 揚子雁自關而東謂之||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鶬鴚

工爵 揚子桑飛自關而東謂之||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鴎

女鴎 見上

鸝黃 揚子自關而東謂之鶬鶊自關而西謂之||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楚雀 見上

秋侯子 揚子雞雛徐魯之間謂之|||

人面鳥身 抱朴子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而||壽亦如其名

燕知戊巳 抱朴子鶴知夜

半||||而末必達於他事也鳳不司晨抱朴子夫麟不吠守||||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智禽抱朴子|||啣蘆以扞網巢戶北向抱朴子千歲鷰其||||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爰居避風國語海鳥曰||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冬煖川禽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鷇卵國語鳥翼||注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俯啄白粒仰栖茂樹戰國策黃雀因是以||||||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瘡隕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絃者音烈而高飛故丨丨也

先凖 史記歷書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丨丨

覽德輝 史記賈生傳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丨丨丨而下之

隨風澹淡與波搖蕩 史記司馬相如傳鴻鵠鷫鴇鴐鵝鸀鳿鵁鶄鷠目煩鶩鷛鶏鱵鴜鵁鸕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掩薄草渚唼喋青藻咀嚼蔆藕

蜚廉史記司馬相如傳推｜｜注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

鶡蘇史記司馬相如傳蒙｜｜注索隱曰孟康云鶡鶡尾也蘇折羽也張揖云鶡似雉雞鬬死不卻蒙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章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為蘇也

焦明史記司馬相如傳揜｜｜注索隱曰張揖云顛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

鳥卵如甕史記大宛傳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

能言鳥漢書武帝紀南越獻馴象｜｜｜注師古曰即鸚鵡也

翺翔而舞欲集未下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

威鳳漢書宣帝紀南郡獲白虎｜｜為寶注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

飛下止地文章五色漢書宣帝紀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

樂宮東闕中樹上｜｜｜｜｜｜｜｜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殊翁雜五采文**漢書禮樂志赤

鴈集六紛員｜｜｜｜｜｜注孟康曰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前赤後青**漢書郊祀志西河築

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文武之貌**漢書五行志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

｜｜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冠距鳴將**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

化為雄｜｜｜｜注師古曰將為率領其羣也**起居人**漢書五行志雞者小畜主司時｜｜｜**小**

畜見上**司時**見上**穴居好水**漢書五行志鸜鵒白羽旱之祥也｜｜而｜｜黑色為主急之

應也**禿鶖**漢書五行志昭帝時有鵜鶘或曰｜｜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先聞雷聲**

漢書五行志雄者聽察｜｜｜｜故月令以紀氣**長鳴雞**漢書昌邑哀王髆傳賀到濟陽求｜｜｜

朝夕烏　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生翠　漢書南越傳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四十雙孔雀二雙

大馬爵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有｜｜｜

尾涎涎　漢書外戚傳童謠曰燕燕｜｜｜張公子時相見

赤神之精鳳皇之佐　後漢書章帝紀注孫柔之瑞圖曰鸞鳥者｜｜｜｜｜｜｜｜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也

條枝大爵　後漢書和帝紀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注西域傳曰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

駞鳥　見上

五色大鳥　後漢書桓帝紀濟陰

言有丨丨丨丨見於巳氏

義鳥 後漢書郡國志注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啾每歲七月八日晦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為丨丨則不取也俗言鳳皇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

弔鳥 見上

勇雉 後漢書輿服志鶡者丨丨也其鬬對一死乃止

冠雀 後漢書楊震傳後有丨丨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冠音貫即鸛雀也

長尾雞 後漢書東夷傳馬韓有丨丨丨尾長五尺

安息雀 後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丨丨丨

鬬鴨 吳志吳主傳注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丨丨長鳴雞

將九雛 晉書穆帝紀鳳皇丨丨丨見于豐城

華亭鶴唳 晉書陸機傳丨丨丨丨丨豈可復聞乎

孝烏 晉書成公綏傳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丨丨每集其廬舍綏

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

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晉書石季龍載記揚州送黃鵠雛五｜｜｜｜｜｜｜｜泛之于元武池

一舉萬里晉書慕容盛載記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慕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不可坐待罟網也按柔盛叔父

素身綠首晉書慕容盛載記有雀｜｜｜｜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句而去

翔庭舞翼以應仁乾宋書樂志白鳩篇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

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宋書符瑞志鳳凰者仁鳥也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與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安下

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文采五色聲音諧從宋書符瑞志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衆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

鸞出丹穴鸑起西湘宋書符瑞志沈演之奏上頌曰極仁所被罔幽不燭至和所感靡況勿彰｜｜｜｜｜｜｜｜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穹陰儀刑鍾陽

毨翰歸飛宋書符瑞志素鳩自遠｜｜｜｜資性閑淑羽貌鮮麗

性勰五教名編素邱宋書符瑞志有哲其儀時惟皓鳩｜｜｜｜｜｜｜啟歷方昌婉翹來遊漢錄克雝爰降爰休

同心鳥宋書符瑞志｜｜｜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美生歸北霜降客南宋書

謝靈運傳||||||||接響雲漢侶宿江潭

雀白鼠黃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色||色|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

雉翥成霞鴻飛起

雪 齊書張融傳||||||||合聲鳴侶並翰翻羣

白鳥 梁書范雲傳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楚雀多名 梁書沈約傳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

班尾綺翼綠衿絳顙 見上

葉隱枝藏 見上

異鳥如鶴 梁書何胤傳胤居歐邱西寺講經論學徒隨之有||||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

朝鳥 梁書高昌國傳有||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鷙鳥

㪅羊梁書波斯國傳有｜｜｜｜土人極以為患

春來秋去幾三十年陳書馬樞傳所居之處常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集几案｜｜｜｜｜｜｜｜

遙翮清音南史荀伯玉傳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黄門郎深懐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儛｜｜｜九野弄｜｜｜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

猶帶前縷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所住户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歳此燕果復更來｜｜｜｜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㪅火魏書波斯傳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

凌霄郡君　北齊書幼主紀御馬則藉以氊罽食物有十
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
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
彪儀同逍遥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遥
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
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鳳凰集楓樹　周書武帝紀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
上言｜｜｜｜於｜｜｜羣鳥列侍以萬數

鶬身朱足　隋書煬帝紀大業八年三月甲午車駕度遼
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
見二大鳥高丈餘｜｜｜｜遊泳
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

金禽　隋書禮儀志雞
是｜｜亦主巽
位

鼓精　隋書音樂志鷺｜｜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
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咒鼓而飛入
雲

雅步清音遠心高致　隋書盧思道傳｜｜｜｜｜｜
｜｜｜鵷鷺以降罕見其儔

千

秋萬歲隋書王劭傳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元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也

舍利隋書婆利傳有鳥名｜｜解人語

鳥食銅鐵舊唐書高宗紀吐火羅遣使獻大｜如駝｜｜｜上遣獻于昭陵

雙鸛銜紫泥舊唐書代宗紀夏四月戊申乾陵上仙觀之尊殿有｜｜｜｜｜補殿之隙缺凡十五處

肉翅狐首舊唐書代宗紀大鳥見武功｜｜｜｜四足有爪長四尺三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斃以獻

柴城舊唐書德宗紀汴鄭管內鳥皆入田緒李納之境啣｜為｜方十餘里高二三尺緒納惡而去之信宿復如之鳥口皆流血

頓伽鳥舊唐

書憲宗紀丙寅訶陵國遣使獻僧祇僮及五色鸚鵡｜｜｜并異香名寶

青骹鷹 舊唐書懿宗紀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四聯

稱萬歲 舊唐書音樂志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鴿冠作鳥像今按嶺南有鳥似鸜鴿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

吉了 見上

晉州鷂 舊唐書劉祥道傳子齊賢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常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出好｜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晨遊紫霧夕飲元霜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有一威鳳憩翮朝陽｜｜｜｜｜｜｜｜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

應明時而自彰

婚贄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名詰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鴈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為樂府今獲白鴈得為｜｜彼禮但成謡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

烏集 舊唐書柳仲郢傳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大｜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異雀五色 舊唐書崔信明傳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數頭身形甚小｜｜畢備集於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遇而占之曰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

結遼 舊唐書林邑國傳有｜｜鳥能解人語

鸜鵒集殿樹 唐書讓皇帝憲傳時有｜｜千數｜麟德｜廷｜翔棲泱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符命繫烏頸 唐書王世充傳又羅取飛烏書｜｜

于帛丨丨丨縱之有彈
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

突厥雀

唐書突厥傳始虜未叛
鳴鶵羣飛入塞吏曰所
謂丨丨丨者南飛胡必至比
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

海東青

宋史太祖紀乾德
元年九月戊辰女
直國遣使獻
丨丨丨名鷹

聲被管絃

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伶官蔚
茂多侍大宴閧雞唱殿前都虞
候崔翰問之曰此丨丨丨丨乎
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雞叫子

名符瑞牒色應金方

宋史
樂志素鳥爰止淳精允
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白花

之

遼史蕭樂音奴傳平重元
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
本部南尅俄為旗鼓拽剌詳穩監障海東青鶻獲丨
丨者十三賜楷柮屖并玉吐鶻拜五蕃部節度使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為人寛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愠推
財與人分食解衣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先時
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主丨丨也活羅吾能
獲之吾豈能為活羅岳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北方有之

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槖駞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景祖嗜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彼以此訕之亦不以介意其後訕者力屈來降厚賜遣還

勢如連雲聲如殷雷金史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鶥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

南飛就煖元史太祖紀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耳

食蝗元史泰定帝紀河南路洛陽縣有蝗可五畝羣烏｜之既數日｜再集又食之

喜神察罕元史

傳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鵶鳴其旁心惡之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窮海帛書　元史郝經傳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纍臣有｜｜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灌灌　山海經青邱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佩之不惑

瞿如　山海經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其鳴自號也

羅羅　山海經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是食人

鳥食人上　見蠻蠻　山海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得飛爾雅作鶼鶼

畢方　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其鳴自叫也見則

其邑有譌火

鵸鵌 山海經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丨丨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以髯飛 山海經上申之山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丨其丨丨食之不眴目

白鵺 山海經單張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丨丨食之已嗌痛可以已痸

竦斯 山海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丨丨其鳴自呼

狀如夸父 山海經梁渠之山有鳥焉其丨丨丨丨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

鷩鶌 山海經北嚻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丨丨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暍

宵飛晝伏 見上

象蛇 山海經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丨丨其鳴自詨

鴣鸐 山海經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丨丨食之不灂

酸與 山海經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

足名曰丨丨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精衛 山海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丨丨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銜木石堙海 見上

鴽鶘 山海經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丨丨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

絜鉤 山海經硜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丨丨見則其國多疫

鴒䳋 山海經庬山有鳥焉其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丨丨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竊脂禦火 山海經崌山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丨丨可以丨丨

跂踵 山海經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丨丨見則其國大疫

嬰勺 山海經支離之山有鳥焉其名曰丨丨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駅

餘山海經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丨丨可以禦火

孟鳥 山海經丨丨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注鳥名也

自歌自舞 山海經有載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載民巫載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丨丨鳳鳥丨丨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鸞少鸞 山海經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丨丨一名丨丨一名曰青鳥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

飛敵一鄉 山海經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丨丨丨丨名曰翳鳥

震呴 夏小正雉震呴傳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

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相識以雷**相識以雷**見上**變而之仁**夏小正鷹則為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桴粥**夏小正雞桴粥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嫗伏也｜養也**來降燕乃睇**夏小正｜｜｜｜｜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操泥就家**見上**長股**夏小正有鳴倉庚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也**鳩相命**夏小正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鳴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卑飛斂翼**六韜鷙鳥將擊｜｜｜｜**善芳**逸周書奇

幹丨丨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寐注奇幹北狄善芳鳥名文翰逸周書蜀人以丨丨文翰者若皋雞注鳥有文彩者皋雞似鳧翼州謂之澤特也菌鶴逸周書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丨丨短狗為獻飛八百里穆天子傳鸛雞丨丨丨丨注即鵾雞鶤屬也舞白鶴二八穆天子傳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丨丨丨丨還宿于雀梁無宛氣於中董仲舒春秋繁露鶴之所以壽者丨丨丨丨是故食氷復二十日董仲舒春秋繁露卵待丨丨丨丨而後能為雛啁啁禽經鷃雀丨丨下齊衆庶朝奇暮偶禽經鴛鴦元鳥愛其類注鴛鴦匹鳥也元鳥燕也二鳥丨丨而丨丨愛其類也孕月禽經鵞丨丨注鵞卵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南翥禽經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丨丨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交睛

禽經鵁鶄睛交而孕注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澤則羣 禽經水鶩｜｜｜擾則逐注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羣處既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鴃舌 禽經鵙鴂｜｜而語

拙而安 禽經鳩｜｜｜注鳩鶻鳩也方言云鶻鳩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鵲巢居之雖｜｜｜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友悌 禽經鶺鴒｜｜

杜宇 禽經巂周子規也啼必北向名曰子規蜀右曰｜｜

玉鷄鳴潮水應 東方朔神異經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鷄｜｜｜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之矣

青雀 郭憲洞冥記漢景帝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羣飛於霜城門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榱雀去因名青綺門

勒畢細鳥 郭憲洞冥記元封五年｜｜國貢｜｜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

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向日而飛晝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候日蟲 見上

翻明雞 郭憲洞冥記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五時雞 郭憲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

舞日鵞 郭憲洞冥記有喜日鵞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

垂露鴨 郭憲洞冥記有升蕖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咂蕖上垂露因名|||一名丹毛鳧

鴻

鵠舉　劉向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丨丨丨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帶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

雞有文武勇仁信　見上

光興八風氣降時雨　劉向說苑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

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齋於中宮蔽日而降見上

專一無尤焦氏易林鵠鵴鳴鳩丨丨丨

不見甘粒但見藜蒿焦氏易林堅冰黃鳥常哀悲愁丨丨丨丨丨丨丨數驚鷙鳥為我心憂

隨鳳東焦氏易林鵠思其雄欲丨丨丨順理羽翼出次日中

喜笑自啄焦氏易林鳧得水沒丨丨丨毛羽悅澤

毛羽悅澤見上

呼乳焦氏易林雀行求粒暮歸丨丨

澤狗焦氏易林丨丨水鳧難畜

雛少没行千里焦氏易林鳧遊江海||||以水爲宅焦氏易林鳧鴈啞啞||||

雎雄相和常共娛樂得其所欲隨時就温焦氏易林晨風文翰||||雎雄相和不憂殆危隨

陽休息轉送天和焦氏易林鴻鴈南飛||||||千里不良寒心飄搖

焦氏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常憂危殆鳧遇稻廬焦氏易林||

||甘樂趨鰌雖驅不去深目窈身焦氏易林鷂鴟娶婦||||折腰不媚與伯相背與鷂

爲仇焦氏易林千雀萬鳩||||同公共母焦氏易林一巢九子||||雄文焦氏

易林張弓祝雞||飛去相對蹲跌焦氏易林五鳥六鴟||||旋枝張翅來從

其母焦氏易林白鳥銜餌鳴呼其子||||||||鳳生十子焦氏易林||||同巢

共乳歡悅相保

志在蒿苗嚴遵道德指歸論鵾鷄高飛終日馳騖而丨丨乎丨丨

通千達萬嚴遵道德指歸論鴻鵠高舉遥歷東西丨丨丨丨丨而志在乎陂池

優游太清嚴遵道德指歸論鸞鳳翱翔萬仞之上丨丨丨丨丨之中而常以為鼻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

凌蒼雲薄日月見上

往來九州棲息八極見上

翔虛嚴遵道德指歸論羽者丨丨丨而神鳳王之

感也以風生也以晛黃憲天祿閭外史鴉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此之謂氣化

感星感水感日黃憲天祿閭外史子不聞舡竹之荒有鳥曰鵾鷄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丨於丨丨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鷊鷊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丨於丨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丨丨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

聖鳥
王充論衡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恵下士兼及鳥
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
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
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
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為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
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為義理之行公
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是｜｜也曉公子之言則知
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
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
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

即即足足雍雍喈喈
王充論
衡瑞命
與詩俱言鳳凰之鳴瑞命之言｜
｜｜｜詩云｜｜｜｜｜此聲異也

為人起居
應劭風俗
通雞將旦
｜｜｜｜門亦昏閉晨開扞難
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東方之牲
應劭風俗通
青史子書說
雞者｜｜｜｜也歲終更始辨秩東
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志閑則比之
荀悅
申鑒

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驅之

善近人徐幹中論鷃鳥之性｜｜｜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𨂍膝跪足而不以為弊也

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張華博物志崇邱山有鳥｜｜｜｜｜｜｜名曰䖟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觀樂便作人悲喜張華博物志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升罌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

鳴人也時｜｜｜｜｜｜｜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 鵲巢門戶背太歲 張華博物志｜｜｜｜｜｜｜｜｜得非才智也 終日映水 張華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目眩則溺死 善鬭 葛洪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 青翅黃睟青寞金距 葛洪西京雜記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從風鷂孤飛鷂 見上 銜天璽 葛洪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鷰｜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也 張氏傳鉤 干寶搜神記京兆長

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賷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丨丨丨丨云

冠赤幘

干寶搜神記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問亭主亭主應諾見亭中有人耶答曰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丨丨丨者呼亭主問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答如前乃問曰向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書生天明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西舍得老雄雞父北舍

得老母豬凡敚三物亭毒遂靜**青鸐鳴時太平**王嘉拾遺記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聲似鐘磬笙竽**見上**重明鳥**王嘉拾遺記堯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國獻｜｜之｜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雙睛**見上**飲瓊漿飴雲實**王嘉拾遺記成王即政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瑶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以｜｜｜以｜｜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銜南海泥巢崑岑木**王嘉拾遺記成王六年燃邱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鳥多力狀如鵲｜｜｜之丹｜｜｜｜之元｜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雙頭雞**王嘉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

丨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

解人語 王嘉拾遺記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鳺鶓形高七尺丨丨丨其國太平則鳺鶓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 王嘉拾遺記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

噉金 王嘉拾遺記明帝即位二年昆明國貢丨丨鳥形如雀而色黄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

高翥萬里 王嘉拾遺記蓬萊山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為羣推其毛長者丨

｜｜｜聖君之**藏珠** 王嘉拾遺記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姑獲 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户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注按雲中記云此鳥名｜｜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荆州彌多斯言信矣

銜蘆以防繒繳 崔豹古今注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長數寸｜｜｜｜焉

變蒼變黑 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又二千歲｜｜所謂元鶴也

功曹 崔豹古今注吐綬鳥一名｜｜

向日而飛 崔豹古今注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嘉賓 崔豹古今注雀一名｜｜言常棲集人家

如賓容也燭夜崔豹古今注雞一名||匹鳥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

露華鶩郭義恭廣志有|||以秋冬生卵並出蜀

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顧野王玉符瑞圖鸑鳥者|||||||雞身赤色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

波羅越釋法顯佛國記||||者天竺名鴿也

凌霄之姿劉義慶世說支公好鶴住剡東峁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何肯作耳目近玩見上

賞其神俊沈約袖中記支遁嘗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

太白暉芒雞必夜鳴劉勰新論||||||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金為兵精馬者

離畜火為武神干戈戢興介駟將動而禽獸應之

千年生髯　任昉述異記燕丨丨丨胡丨

桃都鳴日　任昉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銜珠　任昉述異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元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置參家

報春　任昉述異記顧渚山有丨丨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鷃鴂之類也

伺潮　任昉述異記丨丨丨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木客　任昉述異記廬陵有丨丨鳥大如鵲千百為羣不與眾鳥相廁

朱朱　賈思勰齊民要術風俗通云俗説朱氏公化而為雞故呼雞者皆言丨丨

綠眼黃喙　賈思勰齊民要術晉沈充鵞賦序曰于時丨丨丨丨家家有焉

繢采紺發觜若丹砂　酈道元水經注其山出雛烏形

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性馴良而易附丱童幼子捕而執之曰赤觜烏亦曰阿雛烏

歸飛鄜道元水經注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烏不比不飛烏名｜｜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寒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深恨嘗對飛烏戀土增思寄意謂此烏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由萬里何由歸哉

丹心外露見上

以家雞鬬之則可擒鄜道元水經注鷄鸍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鬬世｜｜｜｜｜｜也

霜天月夜無日不鳴余知古渚宮故事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宅｜｜｜｜｜｜｜高振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雄也交頸頡

頑撫巽閒奏鐘磬䎃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將軍張鷟朝野僉載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一年九雛吳兢樂府古題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閒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脯黃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歎前後也若詠劉孝威城上烏｜｜生｜｜但詠烏而已不言本事聲千種韓鄂歲華紀麗烏｜｜｜楊枝一尋音影相接便有孕段公路北戶錄孔雀不匹偶｜｜｜｜｜｜｜如白鶂雌雄相視則孕鈎輈格磔段公路北戶錄鷓鴣惟本草說鳴云｜｜｜｜飛捕虎豹李石續博物志虎鷹能｜｜｜｜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鳳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段成式酉

陽雜俎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丨有時來儀候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正白服之安心神

因雷聲而孕 段成式酉陽雜俎孔雀釋氏書言孔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鸛井 段成式酉陽雜俎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為丨丨鸛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見鵲上梁必貴 段成式酉陽雜俎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丨丨丨丨丨丨

烏翅重天將雨 段成式酉陽雜俎俗候丨飛丨丨丨丨

鴿信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丨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丨

時樂鳥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岐府文學能

延京獻鸜鵒篇以賛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

雊鵒可使取火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言｜｜｜｜｜效人言勝鸜鵒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也

元鼎鵝 段成式酉陽雜俎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王母使者 段成式酉陽雜俎｜｜｜｜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金脚 段成式酉陽雜俎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為淺烏之色蠟脛並黃當時號為｜｜

代都赤 段成式酉陽雜俎｜｜｜者紫背黑鬢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兎生代川赤巖裏向虛邱中

山白

嵋飛

漁陽白 段成式酉陽雜俎｜｜｜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兎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隨駕老鵶 趙璘因話錄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緑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名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名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緑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鵶必集樓上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鵶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敕畫收此輩卻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識字檢書 馮贄雲仙襍記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濟川｜｜｜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燕巢白鳳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

燕巢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廚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隨手有一｜｜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欻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宰於晉陵琢時為縣丞云皆目之所覩耳

阿濫堆 尉遲偓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多｜｜｜

朱來 蘇鶚杜陽雜編建中二年南方貢｜｜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

却火 蘇鶚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彌國貢｜｜雀一雄一雌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

碧繼翁篁

棲叟　劉燾樹萱錄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丨丨丨一曰丨丨丨相對吟詩賈遽揖之化為白鷺飛去

飛奴　王仁裕開天遺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致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丨丨

知更雀　王仁裕開天遺事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丨丨丨

燕足繫詩　王仁裕開天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于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

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

決雲兒　王仁裕開天遺事中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

錦地鷗　陶穀清異録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因展蜀畫鷓鴣於書館江南黄是甫見之曰鷓鴣亦數種此｜｜｜也

長生網　陶穀清異録鶉之為性闘同類之聲則至熟其性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

肉寄生　陶穀清異録章貢小蒙川自號引鶉為｜｜｜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坐可悉饜飫一網數十百咄嗟可具

婆娑兒　陶穀清異録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也鄭遨隐居有高士問何以閲日對曰不注目於｜｜｜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減脚鸞　陶穀清異録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鸞但足短耳宜謂之｜｜｜

半天嬌　陶穀清異録豪少年尚畜鴿號｜｜｜人

以其蠱惑過於嬌女豔妖呼為插羽佳人

兀地奴 陶穀清異録世呼鷰為丨丨丨謂其行步蹣跚耳

瓦亭仙 陶穀清異録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窠故或有呼丨丨丨者

朝尾 黄休復茅亭客話孔雀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廻顧視之謂之丨丨

桐花鳳 宋祁益部方物畧記金花之露俗曰鳳類綠羽纖爪藻背翠尾花落則隱以是見貴右丨丨丨

護花鳥 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茜首黑棠黄駮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右丨丨丨

能誦隴客詩梵本心經 李昌齡樂善録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鸜鵒甚慧丨丨丨丨及丨丨丨丨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縶獄及歸問鸜鵒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鸜鵒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鸜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勑水巫步畫符 彭乘墨客揮犀鸂鶒能丨

丨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鶴能丨丨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丨字成丨印蠹蟲自出鵲有隐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嘗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見上

子母鵲 彭乘墨客揮犀夔峽間有丨丨丨凡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隻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骨托 彭乘墨客揮犀河州有禽名丨丨狀類鵰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霜信 沈括夢溪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丨丨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丹鶏 沈括夢溪筆談天文

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於鶉歟

鑽籬菜 蘇軾東坡志林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竟無所益但欺而已

扶老 馬縞中華古今注｜｜禿鶖也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天女 馬縞中華古今注鶖一名神女一名｜｜一名鶖鳥

貴客來輒先號鳴庭間 鄭景望蒙齋筆談陶淵明所紀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禳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鳥｜｜｜｜｜人率以為占

鳥鬬竦尾鶉鬬竦

翼馬永卿嬾真子丨之丨丨其丨丨之丨丨其丨　燕蟄陳襄文昌雜錄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乃知燕亦蟄爾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送客神鴉范成大吳船錄西王母之女稱云華夫人助禹令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前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於數里外舟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金吾姚寬西溪叢語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為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丨丨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陸游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謝豹陸游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為丨丨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

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緑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衢水添硯 葉廷珪海錄碎事藍田山真悟寺高僧寫湼盤經羣鴿自空中｜｜｜｜

喚起催歸 王楙野客叢書葉天經謂退之｜｜牕全曙｜｜日未西喚起催歸二鳥名鳥名詩起此

鵯姓奚 王楙野客叢書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朔朔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朔朔上見

稽山子 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以驢為盧公者

越王烏 沈懷遠南越志｜｜｜狀似鳶口勾末可受二升許南人以為酒器珍於文螺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唼百草不下餌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南人遇之既以為香又治雞瘡

知風雲

沈懷遠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頫｜｜｜若羣飛至岸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為候

松鳧 沈懷遠南越志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如今野鳧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鳧

點軍縱鴿 周密齊東野語曲端紀律極嚴魏公嘗案視端軍軌撾以軍禮見閒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

羽敵千人 周密癸辛雜識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有大鳥其一｜足以｜｜｜蓋鵬類也

秋循昴畢觜參春循房心尾箕 王逵蠡海集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烏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鸛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鴈之為鳥

古稱爲陽實陰鳥也釋之曰凡鳥方咮駢趾皆陰而能夜食鵝鴨梟鶩盡然但不能遠飛耳而鴈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丨分已後丨丨丨丨丨之位丨分已後丨丨丨丨丨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也

難見爲神 張仲才丈始眞經感鳳以丨丨丨丨是以聖人以深爲根

遇其儔必鬭 釋永亨搜采異聞錄竹雞之性丨丨丨丨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馬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鬭而罔已起無脫者葢目既閉則不復見人

好潔 釋永亨搜采異聞錄鷓鴣性丨丨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黐竿取之

寒號蟲 陶宗儀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丨丨丨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鷇

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

千里傳書陶宗儀輟耕錄顏清甫幼子偶彈得一鵓鴿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附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俟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

白翎陶宗儀輟耕錄丨丨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

綠朝雲採蘭襍志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丨丨丨

內史採蘭襍志鸚鵡一名丨丨一名花奴

花奴見上

少卿採蘭襍志梟一名丨

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五